

温柔与倔强集于一身，美貌与绣工惊艳天下，
一个陪嫁的丫鬟公主，一个落魄的南苑大王，
续写着一场刻骨铭心的爱情神话

黛咪咪 著

陪嫁丫鬟

PEIJIA
YAHUAN

II

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

黛咪咪 著

陪嫁丫鬟

PEIJIA
YAHUAN

II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· 桂林 ·

潇湘和青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陪嫁丫鬟Ⅱ/黛咪咪 著. —桂林: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2008.11

ISBN 978-7-5633-7780-0

I. 陪… II. 黛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149190 号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:541001)
网址: <http://www.bbtpress.com>

出版人:何林夏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销售热线:021-55395790-103/168

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

(山东省临沂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东段 邮政编码:276017)

开本:960mm×1 380mm 1/32

印张:9.75 字数:250 千字

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25.8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电话:(0539)2925659



离别的痛楚

美好的日子在甜蜜中度过，成亲几个月紫嫣脸上始终噙着淡淡的笑，越发娇艳的容颜，焕发着令人痴迷的光彩。这令耶律清倍加地怜爱不已，她是他的妻，是他这生愿意用生命守护的妻子。

又是暮春时节，春意盎然的花园里紫嫣一身的淡绿色衣衫，她没有像其他已婚妇女一般把长发髻在脑后，依旧一如先前般流泻在腰际。美得让人移不开眼睛的脸上，有着这几个月来从没有的忧虑。“紫嫣，我过几天就要去大理了，你一定要保重好身子。搞不好你的肚子里已经有了我的子嗣了，一定要小心知道吗？我带萧凡出去，雅丽就留在你身边陪着你。”耶律清凝视着自己的爱妻。紫嫣，他似乎永远也看不够的紫嫣，现在是他的妻子。温柔地把紫嫣搂在怀里，他爱她啊！这个女人是他的生命。可是他必须和她分离，如果不是好友遣人向他求救，他是不会愿意离开心爱的紫嫣的。如果不是前去大理会有危险，他是愿意带着紫嫣一起去的。可是他不能，不能让紫嫣涉足危险，他这几天一直看到紫嫣呕吐，也不知道她是不是肠胃又不好了。

太多的爱，太多的依恋，似乎都无法让耶律清留下，他要还好友人情。抬起凝聚着泪水的美眸，她静静地看着自己的夫君。她有预感，他此去，他们恐怕会分离很久。她的心莫名地被牵扯着，仿佛生生被撕开了一般地痛彻心肺。

“等我，紫嫣，一定要等我。”他不舍的眸光停留在紫嫣的脸上，身上，好像要把爱妻的身影深深刻在心底。许久才毅然上马挥鞭离去。他的最爱，他会以最快的时间办完事情，早日回来的。可是他能确定时间吗？他自己也不知道此去大理什么时候才能回来。

“我会等你的，一定在家等你。”她喃喃低语，如今他的离去把她的心也带走了。为了长久的幸福，这暂时的分离，她不怕。有了他的承诺，她就会安心。他

会回来的，会回到她身边的。她坚信着他始终会回到自己的身边的。

耶律清走后十天，紫嫣被大夫诊断出怀了身孕。虽然时常呕吐，但是她并不怕。有了他的骨肉，是她此生最大的快乐。

“夫人，有人求见。”贴身的小丫鬟玉儿，跑到紫嫣跟前，轻声地禀报道。玉儿特别喜欢这位夫人，她的美貌，她的婉约，她都喜欢。知道夫人怀了身孕，怕惊吓到夫人，她听从主管雅丽的叮嘱，跟夫人说话总是尽量压低声音。

看着院中的彩蝶围着她轻舞，她抬了下眼眸。“玉儿，什么样的人？我记得夫君说，他没有认识的人，而我在这里更没有一个识得的朋友。”她依旧是那样的温婉。只是心头像有阴鸷扫过。不安在她的心头盘旋不去。

“那人说和夫人是旧识。”玉儿尽量小心地避开纷飞的彩蝶。这些彩蝶自从看到夫人在花园里，好像能闻到她身上的香气似的，常常围绕在夫人的左右翩然起舞。那景象就像是一幅精美的画卷一样的美丽。

“那先请他在兰厅等候，让我换了衣裳再去见客。”紫嫣淡淡的，转身踩着碎步，曳地的裙裾旋出一阵微风，惊着了蝴蝶四出纷飞。

换过见客的长裙，她颀着秀眉朝兰厅而来。心里想着事儿，微风吹在她的脸庞上，如丝的长发拂到了她的唇边。不觉已经到了兰厅，厅里坐着的男人一身官袍，只是身形很熟悉，可是她什么时候和官员有过联系，心下一时又实在想不起来。

俞蓝风沉稳地坐在布置典雅的兰厅里，眼神扫视着整个兰厅的墙面。这墙面上到处都挂着紫嫣的画像，有巧笑兮兮的，有托腮沉思的，有端坐着认真做女工的。这些画，一副比一幅精美，可以看出耶律清的画工相当的精湛，也可以看出他们夫妇的情有多深。这多少激起了他心底的妒忌，只是因为时间的历练，他已不是当初的俞蓝风了。



旧识

兰厅外鸟语花香，紫嫣的心情却异乎寻常地沉重。在门口踌躇，犹豫了许

久，她终于跨进了兰厅的门槛。

“你是小王爷？”看着穿着王爷服饰的俞蓝风，紫嫣心头猛地一怔。这确实出乎意料之外，她和耶律清住在这个小别院中应该没有人知道才是。为何俞蓝风可以寻到这里，这让她的心中警铃不断响起。

今几个要是雅丽在那有多好，她就不用亲自来见客了，可是凑巧的是，雅丽去市集上为她买安胎药了。

“紫嫣，好久没见，怎么这么疏离？”看到面前越发娇美的紫嫣，俞蓝风嘴角扯起一个淡淡的让人摸不清心思的笑。

看到俞蓝风的笑，紫嫣心中一阵寒意涌上。她不明白为何会有不好的感觉，这种感觉忽然的就袭上了心头，令她怎么也摆脱不掉。

“紫嫣见过王爷。”看到他穿的王爷服饰，紫嫣微微躬身，向他施了一礼。

“公主何必和本王这么客套。”俞蓝风揶揄地说道。不经意似的拿起白瓷茶杯放到唇边轻轻抿了一口，优雅得一如先前的他。

“王爷说什么，民妇不懂，我想王爷八成认错人了。”当他说出公主两个字，紫嫣心头再次一怔。她的公主身份，应该没有人知道才是。

漫不经心地斜睨了一眼紫嫣，“公主想是忘了自己的高贵血统了，要不要本王来提醒你一下”。俞蓝风并不为紫嫣的冷漠而动怒，伸手从袖子里拿出一张画卷，轻轻一抖。画卷被抖开，画上一个身着淡粉色薄衫，容颜娇美的女子，正倚栏而笑。那脸蛋，那笑时的风韵和紫嫣有着八分的相像之处。

那是娘亲的画像，在看到已故娘亲的画像时，紫嫣所有的伪装都崩溃了。“他怎么会有娘亲的画像，难道是父皇他……不，不可能。”心头千丝万缕在萦绕着，可是就算她否认，他是否肯放过自己，她不知道，真的不知道。

“紫嫣我知道，你是个聪慧的女人。你娘亲的丧事亦是本王亲自处理的。就算你想否认自己的身份恐怕也由不得你了。皇上因做梦梦到你娘，才令人贴出画像寻找你母女二人的，本王在看到画像时，已经禀报皇上，你娘已经去世。现在皇上一定要寻到你。而你又很不凑巧，那天请的大夫正好认出了你就是皇榜上的公主。”俞蓝风静静地看着紫嫣的脸色变得苍白。终于住了嘴，他要一个健康的紫嫣，不是一个娇弱无力的妇人。

兰厅里燃着的香气，在空气中慢慢地散发着，原本这香味该是让人宁心静气的，可是这会儿却让自己感到很难受。难受的恐怕不只是这香味儿，更是那莫名其妙的来人。她明白俞蓝风为什么而来了，他是为了寻她这个公主。而她这个



皇族的身份，终于让她陷入了一个为难的境地。难道她注定了无法摆脱这令人讨厌至极的身份？她宁可没有这身份，宁可自己是一般的市井小民。

“王爷，你是否还把紫嫣当朋友？”轻轻抚摸了一下肚子，她轻启樱唇柔声问道。为了肚中的孩儿，她必须拉下脸来。

“当然，你是公主，而我是王爷，我们的身份应该可以做朋友。”他不着痕迹地推诿着。他一直爱着紫嫣，就在那位贪财的大夫说看到紫嫣时，他激动得一晚没睡，连夜就骑马赶来了。他知道紫嫣想要什么。他不会这样放紫嫣离开的，上天给了他这个最好的机会，他怎么能白白错失。他才不管她是否和耶律清成过亲，也不管她是否怀有别人的子嗣。他要紫嫣，在紫嫣八岁那年他就决定要定了她。真是皇天都可怜他的痴情，才让他有了这个好机会。

“那么紫嫣求王爷，就当没见过紫嫣行吗？”两行清泪顺着如白玉般的脸颊滚滚而落。那滚落的泪水晶莹剔透，让人心生不忍。如此美人萧然泪下，他的心隐隐的有些松动。

“不行，就算是朋友，本王也不能违抗皇上的旨意。”他决绝地说道。

“那么告诉我，你能不能让紫嫣在这里住上两天再离开？”紫嫣知道他已经拒绝了，就不会再有希望。她不想回到曾经因困住娘亲身和心的牢笼，到了那里只有失去自由。她决不能失去自由，她要等着耶律清回来。她记得自己的承诺，也记得他的承诺。



公主回宫

暮春的风中夹着淡淡的芬芳，紫嫣失神地站在窗口。难道自己真的就这样失去自由了吗？她不甘心，真的不甘心。为何已经离开皇宫那么多年了，父皇还要想起曾经有过她这个女儿？为何自己会那么不小心找到一个贪财的大夫？这到底该如何是好。难道上苍一定要给她的爱情那么多的磨难吗？

“夫人，我们院子外面有一队官兵。”玉儿轻轻扣过门后，走进了屋子。又小

心翼翼地看了一眼身后，确定没人才悄悄地附在紫嫣耳边说道。

“什么官兵？”紫嫣一怔，原本她想再拖一段时间，等雅丽回来后让她偷偷去找耶律清想办法。可是这会儿，外面来了官兵，这可如何是好？她紧紧地蹙着眉头，心里的烦躁越发的加深了。如果她没有身孕，她什么都不怕。可是现在该如何是好？

“玉儿，雅丽可回来了？”忽然想起要是雅丽回来，俞蓝风必定不会放她走的，到时候就没人可以向耶律清通风报信了。这让她更是担忧不已。

“紫嫣，别怕，我在这里。”说话间，后面的窗户被人轻轻打开，雅丽一身的劲装出现在了两人面前。

“紫嫣，外面那么多官兵，我恐怕无法保护你了。我去大理找主子，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，有身孕的人不要太急躁。那王爷不见得会拿你怎么办。要是实在不行我们会到皇宫救你的，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。”雅丽沉着地嘱咐着。主子把夫人交给自己保护，现在她竟然没有这个能力，只能先找到主子再说了。

今晚的小院中，虽然寂静，但是如果屏息可以感觉到外面亦有不少的人在轻轻地走动。只是惶恐得怕惊到了屋子里睡着的人儿。

屋里烛火忽明忽暗的，映在紫嫣的脸上。手上拿着针线，她在细细地绣着一幅百鸟朝凤的绣品。

细密的针线，在绣帛上飞舞着。紫嫣的心随着针线在不安地跳动着。泪水顺着脸颊滴落在了精致的绣品上，慢慢地晕开。“夫君，夫君，你一定要来找紫嫣！”喃喃自语的，破碎的语句，都表明了紫嫣的不舍。

玉儿不敢睡觉，只能静静地陪着夫人。她没有说话，只是那样像木雕般站立着。夫人和主子的感情她一个当下人的可都看得一清二楚。主子对夫人的疼爱，可以说无人能及，难怪夫人情愿不要这公主的封号，也不愿离开。

昨夜一夜无眠，早起的不只是紫嫣和玉儿，还有王爷俞蓝风。他一身的王爷袍子，儒雅中透着一种贵族特有的气质。

花园中的紫嫣留恋地看着生活了几个月的小院。这里有她多少的欢乐，这里有她多少的爱恋。这里留下了耶律清给她的美好回忆。此次回到皇宫，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再回来这里。她迷蒙的眼神留恋着这里的一花一草，想要把这里美好的一切都铭刻在心间。

“紫嫣，你不必如此的紧张，如果喜欢这里，你以后有的是时间回到这里。”俞蓝风轻轻甩开袍子，一如以往的优雅，坐在走廊的石桌旁，眼神痴迷地看着紫

嫣。紫嫣为何比原来更美了，那忧郁的眼神掩盖不住她的华彩，让人不能不去看她，想她，怜惜她。她身上多了一份妖娆成熟的韵味。

“准备什么时候启程？”紫嫣抿了下唇，淡然地问道。她知道 he 现在是王爷，那身份自然已不同于以往了。

“今日午时启程。轿子已经准备好了。只等公主吃过晌午饭，就可以出发。”他回答得亦是没有一点拖沓。越早走，他越是安心。紫嫣只要一回到皇宫，他便可以向皇上恳求赐婚了。这是他打的如意算盘。正因为紫嫣已成婚是秘密，他也知道这秘密任何人都不能说出来的，所以他才想借此机会夺回紫嫣。

宫中的惊骇

残阳在天空散出最后的绝艳，那绚丽一片的彩，在天空中抛下满天的愁绪，便悄然而退。晕淡的天空慢慢地晕暗下来。

慢慢踱步来到了窗前，今晚竟然没有星辰。他好吗？什么时候才能来接自己回到这里？想到他，她便拿起手上的香囊，那香囊里放着他的几缕发丝，香囊上亦绣有他的画像。轻轻抚摸着香囊上他俊挺的面庞，她的心就不由得抽搐着。为什么他们的爱，要经过这么多的磨难？难道自己前世欠下了什么重大的罪孽？如果真是那样，她愿意天天跪着祈求上苍原谅她的过失。只要能换回这一世的爱恋，她无怨无悔啊。

对面的窗户里，透过晕晕淡淡的烛光，俞蓝风就那样痴迷地看着紫嫣，她依旧是那么吸引人，那一举一动都充满了风情。她在哭泣，他真想为她擦去脸上的泪珠。那楚楚可怜的样子，令他不舍，是啊！不舍。八岁的她就已经把他的魂魄勾走了，他是否是早已没有了魂魄的人，他不知道，他只知道，无论如何他一定要皇上赐婚。他要娶紫嫣，他才不去理会那些礼教与俗礼呢。

十几日的路程，紫嫣终究是被请回了京城。看着繁花似锦的京城，她的心里更是充满了担忧。他什么时候才能来救她回去？她在心里呼喊了多少遍他的名

字。一进皇城深似海,她是否还能再出来呢?

皇上是高兴的,也不过是高兴了两天后,便把紫嫣安排进了清莲阁里。这清莲阁里满池的荷叶,随风摇曳。寻常也没有什么人来这里。紫嫣倒是落得自在,心里也没有了原来的那股慌张和不安。她始终相信,她的夫君会来找她的。

这一日紫嫣一袭白衫,坐在莲花池边绣着小衣。想着肚里的孩儿,紫嫣的脸上带着一丝淡淡的红晕,仿如池中的莲花仙子降临人间,那样的清绝,那样的空灵。

“哈哈,得来全不费功夫。”忽然一声猖狂的大笑声在她耳边炸响,还没等她回过神来,面前已经站着一双黑色的靴子了。

“是你?”紫嫣抬头,惊慌失措中,做了一半的衣裳掉在了地上。天,为何她会这么倒霉。

“你怕我?可是我们还真是有缘呢。”耶律含石笑得异常的得意嚣张。没想到,真的没想到。他一直寻找的女人竟然在大宋皇宫里。他弯腰捡起地上的小衣裳,脸上的笑意慢慢隐去。

“你,你是谁。我不认识你。”紫嫣伸手就想抢他正玩味地看着的小衣裳。可是被他一下子甩开了。

“你不认识我,可是本王却认识你。”他深眸一闪,似乎想到了什么。这小衣裳,难道她怀了身孕了?是谁的子嗣?不会是那个杂种的。那个杂种已经死在了战场上,他的尸首他是亲眼看到的。

“本公主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”紫嫣一把抢过他手上的衣裳,飞快地朝屋里跑去。那飘然而去的身影,占据了耶律含石所有的心神。不认识,哼,她的香气一如先前,她的容貌亦没有被岁月侵蚀,只不过比原来更多了几分丰韵。

“公主,真不错。”他抬起眼眸微微地笑着,她是逃不了他的掌心的。既然被他知道她躲在皇宫里,他岂会再让她离开自己。很好,她是公主,那么他就要她陪嫁契丹吧,也许这是一个绝妙的主意。他脸上的笑意变得异常的诡异,谁也无法揣摩他心底酝酿的计划。

“夫人,你怎么啦?”看着夫人惊慌不已地捂着胸口,玉儿担忧地为紫嫣倒了杯茶水,递了过去。要让她压压惊。

“没什么,不用担心。”顺了下气,她拍了拍心口。总算让自己稍稍地放下心来。这实在太可怕了,为什么她会碰到这人。北苑大王,他来这里到底为什么?

“玉儿,帮我找人打探一个消息。”紫嫣拿出父皇赏赐给她的玉镯子,递给了玉儿,要她想办法去其他宫女处打探耶律含石来此的目的。

三公主的嫁衣

这一日紫嫣因为呕吐太厉害，躺在床榻上睡着了。“公主，您不能进去。我们公主在休息。”紫嫣的几个宫女为难地在门口挡住了三公主的大驾。

“哼，就要做我的陪嫁丫鬟了，还摆什么架子。”灵月乃是皇后所生，她一向嚣张跋扈，宫中宫女没有一个不畏惧她的。

被外面的声音吵醒，紫嫣稍稍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衫，悠然地踱出了寝室。一脸倦容的她似乎更多了一种慵懒的妩媚。就连这个自以为是天下无双的三公主也微微一怔，她果然倾国倾城，自己的美艳在她跟前，仿佛是一朵艳过了头的牡丹花，虽然娇艳但是没有那种浑然天成的清绝气质。

“我告诉你，从现在起你就要帮我绣出嫁的嫁衣。”灵月笑得有点张狂。父皇再喜欢她又怎么样，现在只要大辽北苑大王一句话，父皇不也只能乖乖听话了。

看了一眼眼前的女人，一身的淡红色衣裳，头上插着金步摇，身上亦挂着玉器配件。一张花容玉貌的脸上，多了几丝蛮横之色。紫嫣在心里直摇头，都说皇家的公主礼仪周全。可是这算哪门子的礼仪。

“三公主要嫁衣可以命织造处赶工就行了，何必要紫嫣为你亲自做。”紫嫣淡淡的，拢了下垂到脸颊的发丝。眼眸亦没有再往她身上看一眼。

“你以后就要随我陪嫁大辽了，听说你的女工很是了得，北苑大王已经向父皇提过了，我的嫁衣要你亲自负责绣好。”有着说不清的意味，灵月向紫嫣炫耀着。

“什么，他竟然提出这样的要求。”紫嫣被吓懵了，原本以为只要自己提出公主的名号就可以避过这场劫难。可是这如何是好，她的心里隐隐的又开始抽痛了。这男人怎会这么阴险，他为何要这样做。她实在想不通，要她陪嫁契丹，真的好奇怪。难道她的命运真的就在契丹那荒蛮之地吗？命运真是弄人，才从契丹逃回中原，却要再次回到那里。

“他娶我作为正妃而你是他向父皇提议要的陪嫁。”灵月得意地大笑着，看

到紫嫣这副样子,真是开心啊!只是她不知道自己的命运是否真的会有想象中的那么好。她不喜欢那荒蛮之地,可是她喜欢北苑大王的俊逸非凡。

“我要去跟父皇说,我不去。”真是太荒唐了,父皇虽然不疼自己,难道把自己找回皇宫就是令人羞辱她的吗?好歹她也是个公主,难道让公主陪嫁,真是太可笑了。天底下怎么有如此可笑之事。

“你不用去找父皇了,你的封号还没下来,只是一个民女罢了。民女能陪嫁是何等的荣耀。”三公主灵月说完,命丫鬟们把做嫁衣用的红绸布放在了圆桌上,随后嚣张地转身离去。

“告诉你,最好快点动工,这些东西,在一个月后就要用上的。”在临出门时,她又回头阴险地轻轻一哼。像一只骄傲的孔雀般,仰头挺胸而去。

看着得意洋洋离去的三公主,紫嫣的心里简直就像被彻骨的寒潭水冰过一样的冷。难道这就是自己的命吗?不行,她一定要逃出皇宫。她不能再去契丹,那里不是自己该去的地方。

“夫人,我打听到了。那位北苑大王来这里是要娶三公主的。”玉儿不知道三公主已经来过了,悄声向紫嫣说道。在私底下,她依旧喜欢喊紫嫣夫人而非公主。虽然明知这称号在这皇宫里不适宜,可是夫人喜欢她这样称呼她。

“不用说了,你看这就是我今后一个月要做的事情。”紫嫣的眼里有太多的无奈。她现在只能想办法逃出这里了。看来那位北苑大王是不会轻易放过自己的。都怪这张绝色的脸,害人不浅。否则怎么让人觊觎,让人生出那许多的恶念来。

眼光来回在桌上的红绸布和夫人的脸上扫视着,玉儿开始为夫人担忧了。夫人是有着精湛的女工不错,可是她现在怀有身孕,最怕的就是疲劳。



羞辱

在清莲阁里连着做绣工做了几天,紫嫣让玉儿把她所有的首饰和当初父皇赏她的东西全送了人,只为了能有办法走出这皇宫。



这一日,天空蒙蒙地下起了细雨,如丝的细雨像一张网,密密地拢住了整个皇宫的屋顶,空气似乎也让人窒息得受不了了。

紫嫣低垂着头,细细地做着绣工,这既然是嫁衣,她当然要好好做。桌上香炉里燃着淡淡的香气混合着她身上的淡雅香气,让这间屋里充满了一种令人迷醉的芬芳。

耶律含石沉步走向紫嫣,看着她雪白如凝脂的脖子,心中不由一阵抽气。难怪那杂种会这样喜欢她,就是这样静静地看着她,她的魅力已经不可小瞧。更何况要是能拥她入怀,该是怎样的让人心醉神迷的感觉。一想到耶律清把这样绝色的女子搂在怀中,他的心底一股说不出的怒气就涌上了胸口,让他的呼吸甚至都觉得不畅了。

紫嫣一边做着绣工,一边想着耶律清,丝毫没有觉察身边多了个人。想到耶律清对她的承诺和往昔两人在一起的甜蜜,她不由放下手中的针线,小手轻轻抚上腹部。这孩儿是他的骨肉,要是他知道他已经要做爹爹了该是怎样的表情。他会开心地抱着自己转圈子,还是会兴奋得搂着自己喋喋不休地啰嗦。

看到紫嫣抚上自己的小腹,他的眸光一下子变得深沉阴鸷,一股说不出的恨意在他胸膛间荡漾开来。他会把孩子弄掉,他要她生下他的子嗣,只能生下他的子嗣。他狠狠地再次瞪了一眼紫嫣的小腹,似乎这样就可以把她肚中的孩子带走似的。

“怎么连在为我的王妃绣嫁衣都在想着你的男人,你们的感情还真深厚,他怎么就狠得下心来把你这个美娇娘扔下不管呢。”因为他还不确定和紫嫣在一起的男人是耶律清,故用言语讥讽着紫嫣。想要试探出他的下落。

“我不知道您在说什么,您说的话我不懂。”紫嫣抬起眸子看了他一眼,并再次低头,把目光放在了手上的绣品上,认真地开始在红绸布上飞针走线着。他和耶律清的关系她早就知道了,也知道了为何耶律清会上战场,还差点丢了性命。她不会这么傻,傻得把自己的夫君出卖给他。

“你真倔强,那么我问你,你肚子里的孩子又是谁的?你不会说连是哪个男人的种都不知道吧?”故意地盯着她的小腹看着,虽然现在看得出来她是否真有身孕,但是从她的表情他可以确定,她肚子里有种。

“大王可真奇怪,怎么就不能放过我这个民女呢。民女也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。”紫嫣恼怒地瞪了他一眼,这个男人莫非有病,就要成亲了还纠缠不清的。也不知道他打的什么主意,竟然要她陪嫁。哼,她要愿意才行啊。当初在契丹北

苑她都能逃脱,她就不信自己这次逃不出他的手掌心。

“唉,三公主……您走慢点。”外面的声音显得有点慌乱和急促。

“我为什么要走慢点?”这是三公主灵月的声音,说话间人似乎已经到了清莲阁的门口。一群随从的丫鬟们看到北苑大王在这里一下子似乎都怔住了。

空气一下子变得似乎不流通起来,紫嫣只是微微起来施了一礼。既然父皇的诏书都没下来封她为公主,那么她就还是民女。那一个民女该做的就是向公主施礼了,不过她心里却希望父皇永远不要封自己为公主。那样少了身份的束缚,她可以更自由自在。

“民女,你真以为本王会让你这样的自由。你的公主身份很快就会下来。”耶律含石的神情中带着嘲弄,她以为自己会让她顶着一个民女的身份做陪嫁丫鬟,简直太天真了。他要好好地羞辱她,只有以公主的身份才能彻底地羞辱到她。这个高傲的女人,他要折了她的一身傲骨。让她匍匐在地,向他恳求。



陪嫁的公主

外面如丝的雨丝,似乎也网住了紫嫣向往自由的心。他是否还在想着自己,是否知道他已经有了子嗣在她的肚子里。苦涩地看了一眼清莲阁中的一对男女,他们为何都喜欢咄咄逼人。要不是他们,也许她的日子会平静点,快乐点。难道她冷紫嫣前世欠着他们什么不成?

“你好大的胆子,竟敢勾引北苑大王。”看着已然不声不响离去的耶律含石,灵月心头满是不悦。他娶的是她这个三公主,凭什么来看她这个还只是一个民女的低贱女人。妒忌似乎像一根鞭子狠狠地抽打着灵月的心,她的跋扈,她的骄傲,怎么容许紫嫣这样轻慢她。

“我,不想勾引他,更不会勾引他,他想什么做什么,都和我没有任何关系,公主主要是在意的话,就多跟在他身后。”冷冷的,矜淡的话语从紫嫣的唇间轻轻吐出。她不

想得罪任何人,但是谁要想欺负她,她也有傲气的,也会毫不犹豫地还击。说什么勾引,她现在恨不得他们永远不要出现在她眼前,只是这好像是奢望。

事情果然如耶律含石所说的,短短的两天时间,果然一纸诏书,宣读着属于她的皇命。听着父皇身边最得宠的公公,尖着嗓子把诏书念完,紫嫣只能跪着谢恩。她要谢恩真的可笑。这个父皇竟然因为一个可笑至极的梦,就把自己寻了回来。现在给了自己公主的封号的同时,又要自己陪嫁契丹。真是太可笑了,可是这么可笑的事情确实是她的父皇所为。荒唐也罢,可笑也罢,她必须遵守。

一个月的时间,紫嫣果然赶出了嫁衣。丝绸的嫁衣,泛着殷红的绝美色彩,是一件精致的让人叹为观止的嫁衣。美轮美奂的图案加上大胆的风格,这件嫁衣给人的感觉就像一幅值得珍藏的最珍贵的图画。

“真好看,”玉儿惊叹着夫人的好女工。这样精致的女工,也只有她家的夫人才可以绣出来。

“玉儿,这几天是不是还有侍卫守着清莲阁?”紫嫣没想到耶律含石做得那么绝,他让父皇派人守着她住的地方,名义上是保护她,但是她明白,他是在监视她。

“夫人,确实有人守在阁外。”踌躇着,玉儿担心夫人会生气。

紫嫣朝着还担忧不已的玉儿微微一笑,那倾城的笑里漾满了温柔和善解人意。她明白玉儿为何会担忧,可是担忧又有何用呢。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等着他们成亲的当儿,再想办法了。

皇宫里到处挂上了艳红的纱灯,蒙着红纱的灯笼,显示着喜庆日子的来临。紫嫣表面没有丝毫的情绪波动,可是内心却开始焦灼不安了。

三公主派人来拿走了嫁衣,看着鱼贯而出的宫女们,紫嫣暗自叹了口气。也许就在明天她就要跟着他们前去契丹了。他不在契丹,她去了该怎么办。耶律含石是阴险的,他肯定在往后的每一天里都会派人看守住自己的。

暮春的风,吹在脸上有说不出的舒爽。随着婚嫁的马车,紫嫣又睡得有点昏昏沉沉的。自从出了皇宫后,她就每天这样昏昏沉沉,什么都不想吃,吃了也会吐掉。只是几天时间,脸色已经被折磨得苍白的有如一张白纸。

“公主,你怎么样了?”玉儿跟着紫嫣陪嫁契丹,虽然知道那里荒蛮,但是玉儿舍不得夫人。

“先扶我下马车。”拖着已经被颠簸的不成人形的身子,紫嫣靠在玉儿的怀里,就那样静静地靠着。

耶律含石站在不远处，一双深沉的双眸紧紧地盯着紫嫣看了很久。他不恨她，但是她却是耶律清的妻子，如果她不是他的妻子，他一定会很爱她，会很疼她的。可是现在他要耶律清后悔，要让他痛苦，他要他生不如死。他要把他爱逾生命的女人带走。

玉儿拿出干粮一点一点地喂着紫嫣吃着，看她边吃边吐，心疼得都快流泪了。“公主，我去帮你弄点水来。”放下夫人，玉儿拿了器具准备去取水。



银练公主

妒忌像一条毒蛇，让人可以失去理智。三公主灵月就是被妒忌蒙蔽了心灵的女人，她起先只是坐在马车里，用眼光搜索着和她成亲的北苑大王。可是当她欣喜若狂地看到他挺拔的身姿就站在树林旁时，她的心激动得无法自己。她爱着他，所以才不顾契丹的荒蛮嫁过去的。当她的眼神顺着他看的方向看去时，心头的火焰熊熊地燃烧着她妒忌的发狂的心。他怎么能用那么痴迷的眼神看紫嫣。

“三公主，新嫁娘不能下车子。”丫鬟在后面喊叫着。灵月却什么都不顾了，似乎像失去了理智一样地朝虚弱的紫嫣扑去，她疯狂地撕扯着紫嫣。

已经好几天都没好好吃饭的紫嫣被她打得满身是伤。“你够了，给我滚回车上。”虽然耶律含石平时给人温和的假象，但是看到紫嫣被自己的新婚王妃打得没有还手之力，那种心痛的感觉却拽住了他的心房。他的怒吼声震荡在这片休息的树林里，让人心惊胆寒。

弯腰抱起已经昏迷的紫嫣，他让人唤来了随行的大夫。“大王，这姑娘已经有了两个多月的身孕，这些天可能车子的颠簸，加上没好好吃东西，身子虚弱得很。如今被王妃这一折腾，恐怕到不了大辽就会命丧半路了。”大夫实话实说，眼睛不敢看大王，手指颤抖地不停擦拭着额头渗出的细密汗珠。

“你先开药让她养好身子。”耶律含石脸上面无表情，让人猜不透他此刻的

心思。

破天荒的，耶律含石坐在了紫嫣的那辆丫鬟的马车上，看着她被灵月撕破的衣裳，他的手指留恋在了她的脖颈处。粗糙的手指接触到她细嫩的肌肤，让他更是猛吸一口冷气。心中竟然翻腾起不该有的欲望之火。

“真是一个惹火的东西。”手指骨移到她还没擦干血迹的嘴角边，温柔地帮她擦拭着那些鲜红的血，把沾着紫嫣血迹的手指放在鼻翼下闻着，她的血中有淡淡的梅香。

凝视着躺在车里没有知觉的紫嫣，第一次他有种心痛的感觉，这种感觉慢慢地渗透他的四肢百骸，仿佛在侵蚀着他的灵魂。不，他不能心软，就算他喜欢她也不能心软。他要耶律清痛苦，而紫嫣就是他痛苦的根源。他尤记得娘亲离去时的痛苦，那种痛彻心扉的苦，他要他也尝尝。那是他母亲欠着他的。

耶律清在大理的皇宫里，已经处理好了所有棘手的事情。他没想到这次事情，被他处理得这么顺利和完美。此刻皇宫花园里百花争艳，蝴蝶翩飞。因此决定这两天就要回去见紫嫣了，想起紫嫣，他的心情竟然是那么的愉悦，想起紫嫣的温婉，想起她的贤淑，想起她的美丽，想起她身上淡淡的香气，他的嘴角不由绽出一抹笑意。她可是他这生最爱的女人。

“耶律大哥，你怎么这么开心？”一个身着白族服饰的女子笑意盈盈地朝他迎面走来。

“是银练啊！大哥这两天就要回去了。”银练是这里的神医的徒弟，她的医术一流。人长得亦是美艳无双，特别是那双大眼睛和紫嫣有六七分相像。那勾人心魂的眼神只要朝人那么多看几眼，肯定魂儿都被她摄了。她是他好友的妹妹，亦是这里的公主。

“大哥，带我一起走吧，我想出外闯闯。”银练伸出小手可怜兮兮地摇晃着耶律清的手臂。她说出去闯荡是假话，她自从见到他的第一眼就无可救药地爱上了这个冷漠的男人。他的气魄，他的俊逸，尤其他那双深眸，好像看了就会掉进去似的。实际上她是真的掉进去了。

“银练，你要出去闯荡还是想做你耶律大哥的妻子？我告诉你，你耶律大哥已经有了一位娇美如花的爱妻。你啊，死了心吧。”大理国的王爷玉衡笑着调侃自己的妹妹。这个任性的妹妹其实出去闯荡对她也有点好处的，省得在大理不知道天高地厚的。

“我……”银练羞红了脸，忸怩地看了一眼耶律清后跑出了花园。